

海地铁启动公共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把浮雕壁画、陶瓷、玻璃等装饰艺术引进地铁车站。

以上海地铁 13 号线为例，淮海中路站的设计，与过去点状公共艺术方式不同，采用了红砖墙、鹅卵石墙面、铜制站牌等艺术语言呈空间化穿插；自然博物馆站更用了大量陶土板和石头材质作为内部装饰，在站厅内打造“溶洞”。

最近十五年里，伦敦也一直致力于把艺术作品变成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并引入当代艺术，这个已有 154 岁的地铁系统甚至还有一个自己的地铁艺术项目组。他们常常把博物馆里的元素，巧妙嵌入地下空间，试图开发这个空间与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

薛峰谈及 2019 年，他曾专门参观过由法国艺术家丹尼尔·布伦用波普艺术新翻修的伦敦托特纳姆宫街地铁站。简洁的黑白色条纹几何图形墙，因加入橙色、红色、绿色、蓝色的几何图形，而显得更加跳跃活泼。

“改造之前，这里充斥的是爱德华多·包洛奇的马赛克壁画。当 2015 年传出消息，大约有 5% 的壁画将作为车站翻新的一部分而被拆除时，还引起过不小的争议。”薛峰说，事实证明，改造后的站点更迷人了，每天有 15 万人，在这里近距离欣赏丹尼尔·布伦的作品。

要知道，在此之前，这些作品还只能在蓬皮杜中心、LV 基金会、古根海姆美术馆等地方看到。

地下空间里的“文物馆”

如果说，地下空间的当代艺术馆、博物馆是通过视觉冲击吸引大众喜爱，那么，有文化气息的展览或橱窗设计，则是通过有故事的内容留住人们的视线。

“有些站有传统色彩，也有新的科技介入，各种流派围绕一个肖像、一个地标，用特有的表达重组，产生新的风格。游客来乘坐地铁，不再是为了到达某一个目的地，这就体现了地下空间的文化意义。”薛峰告诉《新民周刊》。

乘上海地铁 10/11 号线，经过交通大学站的乘客，通常会为地铁走廊上一面艺术墙停下脚步。艺术墙中心是一块较为周正的三维空间，通过立体的设计将钱学森手稿中的文字符号化，再在中间区域利用这些符号重构钱老的头像。

当乘客从艺术墙前经过，随着步伐远近与视线变换，不同层次的钱学森视觉肖像，缓慢变换呈现。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

杰出校友，橱窗里，被妥善装裱展出的藏品，包括钱学森的成绩大表、本科毕业证书、发表在《空军》杂志上的论文等，让人们们对钱学森有了更深了解。

而同济大学站一直被称为上海最有文化气息的地铁站。

矗立在站厅，抬头望去，设计者通过天窗设计巧妙地把阳光从同济校园直接引入车站，向上挑高的一角藏有国画大师汪观清的作品《梦里徽州》。站内工业风的站台、水墨画的立柱，以及大量土木搭建的结构，似乎呼应了同济招牌土木工程专业。

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金江波看来，不同站点分布在城市不同区域，而每个区域又有独特的人文地理特征。艺术的介入若是与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市民生活方式相勾连，其“在地性”不仅能够启迪心灵，还体现城市品格与精神。

比方说，上海 4 号线海伦路地铁站虽开通较早，但其站内墙上满是鲁迅先生的画像、名句、作品，道出了鲁迅先生和虹口的渊源；18 号线丹阳路站，黑白电影感的设计，黑的一面墙上介绍着杨浦百年工业历史，白色的墙面上则有电子屏展示新杨浦的发展景象。

除了地铁站点与空间的联系，城市特色与空间设计的呼应也越发紧密。

南京作为一座藏着 40 多处《红楼梦》遗迹的城市，夫子庙站艺术墙的主题为“除夕夜宴”，表现了群芳夜宴寿怡红和除夕夜宴猜灯谜的场景，墙上以贾母为中心，贾宝玉等人分立左右，侍女们端着食盒随在其后，秦淮名小吃跃然墙上。

千年古城雅典因丰富而珍贵的考古文物而闻名，在修建地铁之初，就设计打造“地铁里的博物馆”。在站厅，乘客可以观摩当地发掘的古代生活用品，如双耳瓶、陶瓶、黄金首饰等，还能阅读古代希腊的经济、政治、宗教及日常生活的内容。

当然，现实问题是，地铁在修建之初，很难将人文价值考虑周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章莉莉的一项工作目的就是为地下空间条件较好的地铁站点里的公共艺术留白，汉中路站的设计就应运而生。在增添地铁文化韵味上，许多城市也并非从大规模的空间设计着手，而是从优化车站装饰细节开始。

近日，在杭州东站，站台层扶梯三角区上的“火车东站”四个字，换上了新的“苏东坡”字体。新字体的左下角还有一枚刻有站名的印章，一句唐诗。这个颇具江南韵味的“字+印”的组合，正是杭州市地铁集团联合西泠印社进行的视觉优化设计。

作为杭州地铁的指示标志，让人以字识站，以字共情，成